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吾汶藁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鍾廷瑛

集部四

吾汶藁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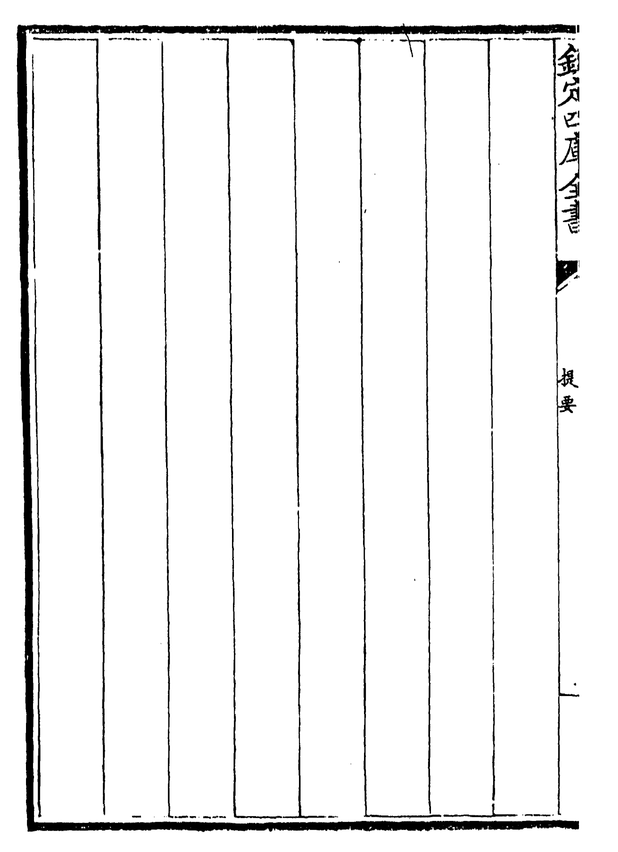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吾汶藁十卷宋王炎午撰炎午初名應梅字鼎翁後改今名安成人宋末為太學生以孝友節義聞于時咸淳間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謁之留置幕府旋以母老辭歸入元後終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

藁曰吾汝揭傒斯歐陽玄皆為之序其生祭文丞相文尤稱傑作世爭傳誦是藁為文九卷附録一卷明宣德中始出正德中其裔孫偉刻之南京後板散佚萬歷中裔孫伯洪別摘抄為二卷而重刋之僅録文二十八首詞二首又自以雜文數首綴於末去取簡略殊不足觀此帙乃抄本猶其全集文章大致近於質直而要不失為真朴其間稍近卑俗者

其集晚出或後人有所竄入亦未可定王士禎居易録至以為里社餅肆中慶弔卷軸之語又摭其干姚叅政貫學士書併其人而詆之則未免責備太甚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吾汶藁原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天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

鼎翁末如之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門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茍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

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王鼎翁居文丞相之地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兹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元統二年春中奉大夫翰林侍講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揭傒斯撰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槩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王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常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爲文章以見志余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稿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

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

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末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吾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也元統二年春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事歐陽玄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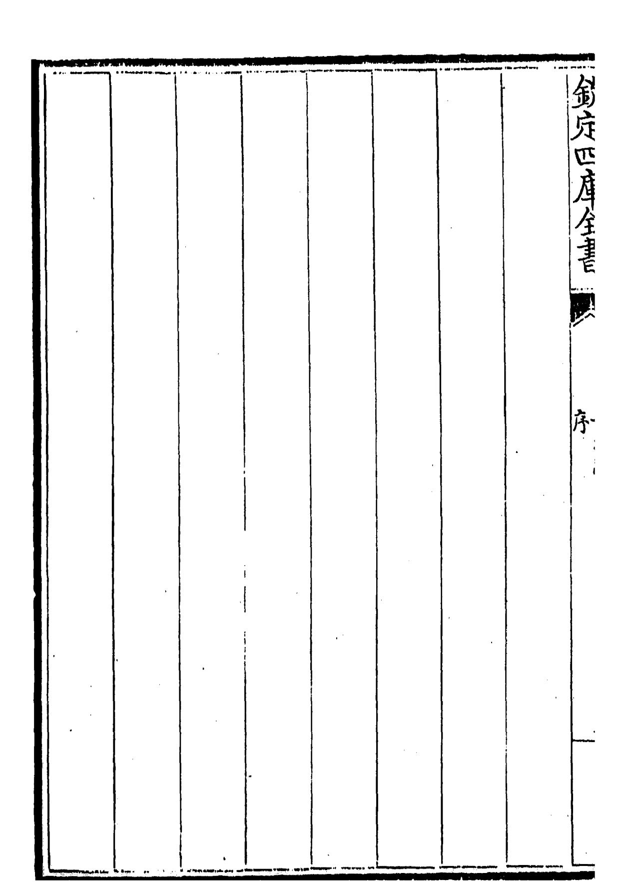
忠義録序

元嘗讀文山集見載今太史胡文穆公所撰文丞相傳備叙其忘身徇國履歷艱險至于千挫百折而後就義以死恒竊傷之然猶意其義夫烈士周旋往來

其間亦有史不盡書泯沒而無以自見者正德甲戌蒙恩送母家居會安成王公由南禮曹左遷守予峽出吾汶藁讀之迺其族祖梅邊先生所著也梅邊宋太學生未有民社之寄文山起兵勤王即應召畫策尋以母老辭歸其心必有不安者及文山再執恐其就義遲回也為生祭文以速之既而得死復為文北望以祭今具載藁中其志亦偉矣夫顯而易見者事隱而難知者心文山力圖恢復人莫不知忠義天植

要不必助于人生祭之作其見與否不可知而梅邊孤忠勁節悲壯激烈之氣惜獨於文焉見之故人容或有未知者然君子取人亦于忠義而已矣不計其隱與顯也王公履德行義好修慕古合傳文以成録捐俸鍥梓名之曰忠義其所以正天常立人極以扶持世教者切矣此録在天地間烏可少哉承公命不可辭作忠義録序公名偉字資邁别號坦菴云正德十年乙亥孟夏既望賜進士出身承德郎禮部儀制

司主事後學夷陵鄭元拜識



吾汶藁卷一

宋 王炎午 撰

書

上貫學士

嘗謂友朋之樂惟賤貧者得而專之貴富者無與焉非貴富者無友朋也特貴富之所友則貴富之人也友貴富之人則所樂者貴富之事也貴富者相與樂其爵賤貧者相與樂其道惟忘其富貴而下貧賤闇焉而不禁

數焉而不厭謀道而忘其勢則貧賤者願為之友矣豈待求哉故孟獻子五友漢淮南八公文侯之所式曹參之所舍陳仲舉之所下榻皆貧賤者也恭惟閣下以開國元勲之孫太平宰相之子暫辭鳯闕來奉温凊推縑而畏人知解貂而易甘旨曾無一毫綺紈金璧犬馬之事之好蕭然儒服日與書生學子抵掌劇談倚馬而著書對客而評古載酒而問字屨滿不設限而都人踵門貧賤者於此難也而明公乃能獨為之耐為後凋不待

著龜而已乎矣某廬陵下士也異時博學弟子員也幼事呫嗶長習騎射諸公貴人招隱而推轂者往往有意所不樂輒若有鬼物聯縶其足雖徐亭滕閣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扁舟乘興適際公來千載遭逢其在今日僕竊觀物理奇遇未有若柯椽之笛鹽車之驥爨下之桐之不偶然者然柯椽不笛不失為竹鹽車不驥不失為馬獨爨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審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聞其烈烈告急聞其

烈烈告急而或不及救救而不善斵則焦尾之音世莫聞矣某既無用於斯世者獨念父兄師友之教舍筆硯無以自託且使見之者察其窮不忘道豈不愈於他用其心也向使明公不為南浦來來而深居東閣不與寒晙接與寒晙接而某復屏居六七百里外則草腐木朽固其分也謹繕録所為文二十篇詩百首獻於閣下雖學荒材陋無異擁腫之木而日暮途遠凜乎爨桐之憂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既聞於左右矣聽其卒於煨燼出

而被之微強惟明公之所命也

上參政姚牧菴

閑門窮居切嘗考於窮達之勢進退之交以為貧賤之士有求於王公大人齟齬常多諧合常少蓋王公大人地位不得不崇貴而貧賤之士無論所挾短長卒不免於事干請地位崇嚴故難近事干請即可賤以難近遇可賤此昌黎之賢三至光範三書之不報固其所也伏惟大參相公牧菴先生北方與學先秦古文內直玉堂

外參大政自公退食講道著書以儒素而行公卿惠後學不啻子弟而僕也復無干請之私庶幾乎可以及門矣某切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運大人君子起而乘之成一家之言以裨太史氏之所不及而非徒飾章繪句以賈聲譽也蓋史者託往事示方來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附美為榮書惡為懼然而書局於凡例官限於專掌尚書所記耳目所接者始得書深山長谷之間匹夫匹婦善一言介一行係於風俗世道者雖不求名

求亦何自而入於史或有干常犯義則亦幸逃焉於是大人君子憫善惡之兩亡傷勸懲之不立為之立言著其藏否後世因其人信其言而其文遂與史俱傳故史之所書必朝野顯著之跡文之所記多山林疎逺之人槩可見也獨惟斯文之大宗則隨世運而間出故唐虞三代之盛託之聖人之言則為經戰國漢唐而後歸之諸賢之文則為史周魯非不史矣亂臣賊子逮春秋而後懼戰國非不史矣微孟氏則楊墨非邪說而匡章為

不孝自是厥後享國日長者漢唐宋耳西漢近古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家有其書人文賴以綱紀而史記超越舊史畦逕遂為班史之模的三國分裂八代陵夷人物眇然唐興而韓柳還大雅宋盛而歐蘇扶正氣號稱四大家方今混一之時元氣昌明之會文安得不在茲乎夫以張徹之罵賊死不絕口與顔真卿同一忠烈趙來章之求父屍哀動神人示之以䖏與李行逺夢得父屍均為孝義然唐史顔李有傳而張趙無傳許子春

孝友兄衣而衣兄食乃食有司馬温公候問兄伯康飢
寒之風朱壽昌以生母離遠棄郡守刺血寫經五十年
而竟得母司馬淵歸養棄官一主簿耳又無壽昌艱難
辛苦之求然而宋史司馬淵得書而朱許不得書遂使
千載之下欲聞張趙朱許之梗概者不於唐宋之史而
求之四君子之文又至張巡傳許遠不傳得昌黎後序
而歐陽公取以足唐史之缺元稹由甄氏父子牽聯得
書昌黎史事寔賴之柳宗元暴貴早謫其先府君碑陰

亦可以叙次人物蘓氏未得與於修史而進策分目盛德五碑言熈寧元豐之世道必攷焉其有功於人物世道為何如今天下為一禹跡所無斯文之運舍魯奚屬葢自拜讀滕閣奎章二記東南之士相與語曰姚夫子之文今之韓子也安得從之游乎暨公分政江省則又相與語曰天之屬斯文也必使環轍四方使昌黎不南游則禹廟舜妃南國得失遺憾多矣然而昌黎官止刺史耳而明公為大參昌黎來南以貶謫而明公以顯擢

記滕閣一也昌黎奉御史委耳明公則敬承隆福之徽音且昌黎想慕滕閣欲一到其間不可得明公則官蒞是邦日與二三子賦詠其間斯文之福一日千載於是鯫生管見願有請焉若皇墳帝典元勲戰功幄謀陳法鐃歌樂章誠非偏方小儒所知惟是南北末一江廣閩淛有死城郭封疆者有深隱甘凍餓者有孝義睪鄉閭者雖非事之所急亦足以移風易俗至元初年翰林學士踈齋盧公巡行江南諭有司求野史此時南國初歸

諱言節義而翰林公歸往匆匆勢必遺逸明公進有班馬之貴退有韓柳歐蘇之才拔幽振淹訪窮悼屈皆職分所得為願少留意大者考寔奏聞俾參竹帛小者類聚褒表俾得恩光與高文俱傳其於亿今傳後誠非小補言有迂踈而實迫切干瀆鈞嚴不勝俯伏俟命之至不備

擬再上參政姚牧菴

某比者不自揣量拜書閤下以褒拔亡國節義為請者

公也今者既見顔色復為已有請焉則私也而所請不敢貸則亦公矣某少讀父書二十一入太學於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獻彬彬有以節義著於史者數世以來貢於鄉升於太學科不乏人然不能致身貴要以盡顯揚之責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憂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没於家不及訣又一年而化更科廢矣微名未立夙志已乖故自臣附以來當道鉅公憐才過聽欲拔其沉抑而致之寥

廓者往往而及僕也前愧何蓄後感聶政蓋母子相為
命者三十年而今復永感矣雲路轡紱夢想不到獨先
世所以期待之意念至魂消欲自力則已晚欲依託以
傳則負行道之初心然念得託幸傳豈不愈於俱朽故
終喪忍死蓋將乞銘四方嘉惠千載而大宗師適為分
政江省來使在三十年前南北未合合而大宗師不為
此來來而先親尚未没没而服衰未及終則萬丈光燄
不惟遠不可即而不肖子生養没哀之身亦無由拜庭

下不先不後卒適相際似非偶然之故是非僕之遇先世之遇倘自暴棄要非人子顧惟某於親之生也不能致三釜之榮沒也不能盡千載之責乃以上累公相愧罪萬死然眉山父子顯揚至矣而先世誌述必以望之曾南豐蔡中郎銘墓多矣惟於郭有道無慙色如某先累世孝友忠義化俗實為鄉黨所推鄉先達所信視郭有道固遠然自信可不為慚色之累而不肖僕無東坡之才有東坡之心若不賷持鄉先生須溪劉會孟青山

趙儀可所撰先親行述俯伏哀鳴於函丈之側而請命焉則不惟負先志且無以訓方來昔晉鄧粲痛父騫有忠信之言而不傳於世史傳哀而書之僕亦本人子獨無情乎抑嘗觀物理奇遇未有如柯亭之笛鹽車之驥獨爨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審音律而不相邂逅邂逅而不聞其烈烈告急聞其烈烈告急而不及救救而不善斵則焦尾之音不聞於世矣某身負不朽之責早失手足之助而又年衰病痼出門良艱更

或遲回則爨下之桐且燼矣東望車塵力疾而往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既聞於左右矣聽其卒於煨燼出而被之徽弦惟公相所以命也不勝俯伏俟命之至不備

回耘廬劉堯咨

某行負神明父兄早逝煢然阿奴依母為命一旦棄背實難堪此而疎庸顛覆讀書且未知悉矧復得之行事惟不能自盡者則不敢不勉爾先生過聽奬借激揚不惟提撕且重顧念反自循省一非敢承然於古道盛心

敢不再拜杜註不鄙尤佩高風舊註增明不鑿則誕點
勘去取徒勞心目蓬萊音吐如醉得醒非與子美神交
意授不至此孰謂無兩子美哉某昔既荒庸今在憂痼
斯文蓋已自畫既厪枉教敢不窺斑謹以一得之愚而
進責備之說竊謂事註太簡似有矯枉之失如龍門奉
先註在何所如伽藍須明為招提何物雖非大關涉而
亦觀詩者所宜會僕未能盡讀而姑舉此蓋後學不肯
贍博固有讀其句而不知句中用事者或知有其事實

而昧所自出者遂於事實之切用事之巧兩失之不免
乖闢謷之初意且今觀詩者多因註以廣記問若太簡
則不諧俗不諧俗則難爲售此必然之勢宜更審酌增
益於其所合註如何至圈點中如李龜年四句覔松闕
之二句皆圈各似稍欠優劣某以爝火之光而議日月
之明亦已謬矣來教欲俾僕依託名姓尤非所敢當也

慰趙如山喪

自聞尊公先生之潔逝不勝人亡道喪之痛而迄今昉

能一書則世故寔累之引紙行墨不知悲愧叢於中也先生以該深博碩之學而為雄奇正大之文盛年場屋陶鑄一時晚歲篇章炤耀四裔士有師表鄉有典刑使更憖遺豈非世道之所深望而遽已矣此吾黨之所以出涕相弔而識與不識皆為之黯然也某自訂交璧流餘四十年其間攜持周旋何所不有獨平生有連牀一月之約有遲造竹所之興苦不能遂乃於耿歲皆邂逅得之孰知造物以是厚之者所以為千古之訣耶雙雞

絜酒既愧幽明伯仲荼毒方深又不能早致寬譬尚惟有以亮之天氣尚熱伏惟節哀自愛以副拳切

慰蕭頫濱喪内

懷欲弔君久矣而驅馳世故迄今方得少閒則此心固明者之所亮也每惟人生伉儷相成孰不有百年之願牛衣[illegible]庱攜持辛苦以期晚泰而不可待固可悲矣有如執事高堂鍾鼎賓從優游計其平生夫復何憾而内之奉親事長之勤外之應門待客之重由少而晚最助

已多青冥縱靶勞路肇新使得偕老以邀高平之封豈非至願而中道捐棄此人事之所以不可齊而造物之所以不可詰也君處變當過昔人然此等況累何可纒繞以理觀幻諒不待以寛譬論為進未究萬一尚須面晤以既臨筆黯然

賀王雲祥訟直　王圭文令子

春首青原適際禦侮既不能小效奔走以盡吾情又不能躬造待直之所相與慰藉徒肝肺之怒激口舌之游

談何補於事繼聞得直且戢貪風茲係足下家居捐養後應門試手之初奇事快事仇家惡黨猶將心服矧託交際之深喜可知已至為賀之所以後則聞留城圖終故俟歲晏日承臨顧乃知蟬蜕市塵久矣昔人云制勝易保勝難謹奉尺書因以此為祝

唁吟吾彭丙翁喪子

初春厄繫招提舫聞令子之變為之泫然次日邂逅名父雖小進寛譬而不敢詳亦不暇詳年來天不佑老哭

少者種種而令子何可死足下方一子而才前主闈僅一子而在皆不可死名父高年斯文嫡長孫賢祖孫三世長嫡斯為宗子尤不可死而死不可死而死其可死而不死者何多也某衰年病軀於人事多曠獨弔送死葬則未嘗敢後而此書及今乃遣者則伺受業來歸而吾意有屬所不敢進之尊翁則恐重悲慼爾父子之間情固難抑獨記吾兄見棄時每來弔者老母必記省其子之所與遊又重悲慟遂外領其弔而請免其哀足下

盛年得子未晚愿割不忍之愛以安親懷

慰楊如逸喪弟

老病之餘每聞親朋凋謝輒愴然不可自禁兹者令弟與吾州判遽爾溘逝聞訃尤使人傷心坐念古今英才俊士往往多不得年有如令弟抱干莫之器生祭戟之門嗜學好修其所樹立謂在何許青雲發軔曾不崇朝而竟齎志以没此文通之所以賦恨而禹錫之所以問太鈞也緬惟蘊在原之痛興聽雨之懷其何以自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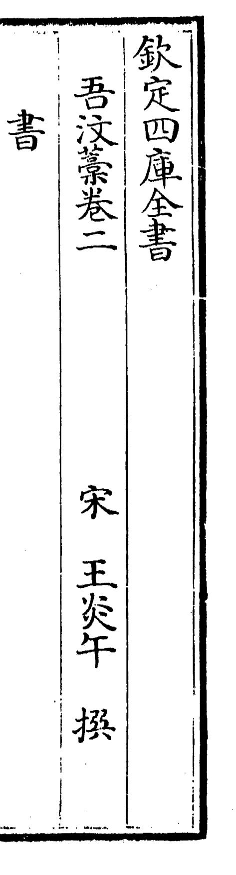
人世修短決有定理況堂有慈親在執事又當以矯情寛譬為重而不盡在於感傷悲悼也某誼當躬唁屬體氣殊憊日與藥裹纒綿故託之尺書惟厚自愛重幸甚

吾汶藁卷一

吾汶藁卷二

宋　王炎午　撰

書



謝蕭恕齋縣尹惠東界浮梁鏃

得别離久徼福如初獨念暮景衰情所以周旋姻友間者多所踈曠愧悚何極伏承妙墨橋鏃偕來蝃蝀横江鯨鯢就貫某與行道均此感喜也某固知東城梁舟仡為砥柱此鏃加美如解禾川之任而改調矣所以不敢

專請者實以東津後屬實出先志未敢煩人且聞石橋菴僧之言謂已得請鬻以相從於是託之法會老圖度之固非望必濟竟不報而澗上好音逌得之於不求古道固如此也亦惟明府得天者多急義而勇紹濟川之世德償掛劒之宿心旁通曲成以為已任繼今改舟不改鐐永鎮此江一日千載某感佩偉度固不敢以貸取獨合衆為一必非空言可濟尚圖轉託以盡吾情謹先此以復先施之辱薄將寓意實匪報也

慰湯履存喪母

不諗舍市廛歸舊隱於是經年則其於太夫人之變負負可知已周某談邊昉知伯仲頃以姻黨醮子將母來歸小奉歡聚迺喜悲相尋遽棄色養是月二十九日且葬矣嗚呼孝子之得於天者固如是耶夫依城遺安此事親常分也迺於生死之交巧中歸往之節則牢物之曲成也某疇昔將母徙避先母常恐棄捐身魂不得返故鄉先母之心太夫人之心也向使嬰變城郭雖樊必

歸魯而冥冥之意其何如耶談虎色變筆淚俱落某抱疾棲身日與世遠而親朋之哭歲必三四或不得匍匐則必致書盡吾情豈有久要如伯仲而休戚不相聞知自非竊聽則儼然衰絰以至襄事竟不得貢一哀唁然唁而不得往豈其情哉奠賻薄將别幅以進

慰張東賓喪父浦澗

老境病軀不幾辟世以此得尊翁訃最晚其不能匍匐者罪也而不敢不書者情也尊翁某長篇短章士流傳

誦嘉言善行鄉評著稱行見穹碑著此不朽獨聞周身周衣謀於不虞而必誠必信得以無悔焉者雖萬口一辭傳頌僨館故人之助之賢亦見名父子擇交之審也端可勵薄俗寬譬等語不敢以進惟萬萬自愛以襄大事

左拙逸喪內而身在金臺以書慰其子

初識丰神於東渡之濱繼親意旨於鶴圃之集於是濶踈歲年不可復省乃今以唁緘進曽不如濶踈之無何

也某為世間無母之子者十有八年矣每聞昔人陟屺之悲輒矍然驚惘然戚矧託交非淺淺者則某聞先令母之訃何如其悲慘也緬惟太夫人生富貴之門歸簪纓之族婦儀母道齊家可傳夫貴子賢福慶成圖於人間世故事事如所願欲惟事親百年之情偕老一訣之欠若將慊然然修短數定況以考終至若行四方戒懷安太夫人生死此情固可想見没而有知當如生時茲固可不為深慼者獨惟送終事大顯揚責深自愛自厚

是所願望

寛譬康氏姊哭長子

近以長令嗣病已向瘥而問安客衆非病家之便故先至者暫退方謀問訊而訃音至矣聞之哀慟欲絶則以老母哭長子情當若何然緣數至此雖眼枯腸斷無救於死者徒為高年康濟之累小弟近以病作故遣兒輩匍匐所遺衾禮愧不能如吾意當必諒之重惟尊姊積厚齊家子孫逮膝而曽孫更早此數事一一類吾母但

偕老善緣分淺耳今豈料早哭次子繼哭長子又俱不得年何厄數相遭亦復相似耶蓋吾母每以為恨小弟輒勸曰骨肉豈能皆壽惟母壽長故及見一子短耳宜痛割不忍之愛以承天貺以惜暮年吾母以閨閤之身具曠達之見痛自節抑卒在餘年此尊姊所見者今敢以為尊姊告尊姊聰明復不減吾母則俯從所請亦當如吾母也且長令嗣婚嫁已了二子已成立孫亦可望矣二叔又諳練老成扶持撑拄乃𡨋𡨋中顧復之所先

者而無可為憂也或有欠商畧處小弟未死之年不敢負平生也會哭之禮知必在新正不知曽定否近小弟贊高門公處喪禮止受其密友之弔餘悉不領既無益於逝者且芻飯小不謹怨詈必及幸自商畧見教更得與高宅先後相避為好不特小弟之便亦諸親友之便

田姪孫壻朱公弼

伏辱頫亟以孫姪女百年之託之歸若某自贊助之效以謝為言過矣領待過情尤非某所敢當也禮娶妻嫁

女必擇行義敬惟名族世家有詩書之澤無勢利之交此先君之所慕望而有子孫之好於是且四世矣矧足下家君道義傳家而足下英英多藝快識能言則雖疎逺者且知嚮仰況託肺腑之親之舊者乎小姪女孫遺子義重情連則不得不謹所歸而盡吾責耳然朱陳纏綿之好緣也秦晉甥舅之託義也若夫練裳竹笥稱家豐儉固非知義者所屑屑而亦毋憂女兄念妹者之事某何有焉來教纖舉悉彰使人愧汗如注獨念鄉邦陋

習延師訓子者洎畢娶則撤皐比而謝方冊矣賢壻如歲方春正是力學之時十年勤苦何志不成入可禔身出可用世少不自立後難攀援衰老者正坐此悔爾尊翁當自教也何待吶吶恐恩義相奪故不得不盡吾言而不敢以僭自諉也

回養吾所送喪長子碑誌

伏承惠示先冢似銘誌拜讀泫然夫以須溪先生之孫家學得令祖之傳穹碑出名父之筆且得歸葬故鄉視

埋骨羸博者而了無聞盖相萬萬某屬以疾作不得往

弔别圖造謝不敏

謝吳午川

一别十年之久一見十日之留何數何縁可怪亦可喜

歸不必别更自風流惟是白髪紅塵欲避不可雖成敗

有數然憂我之憂急我之急市嚚扇日之累僕猶知之

而况公乎若夫觴咏雞黍之相煖熱則又午川愛眂友

朋之素不敢以言語盡感激偶得竹簾遣供中堂屛蔽

之用雖麁俗或稱處士家風僞麵薄將則為起築外廚
之助前榮餞賓親重來尚當分半席耳

什香劉景芳撫李氏外孫之孫而與人有爭因
共折柬之辱書貺為謝有只作遺鯉意領之

語且録示陳言十二事之詳

内交四十年會僅六七卒無所云退則惘惘而俗交世
態日接乎前者迺一不以動吾心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日者撫孫之忠略推及物之恕舍輕存重以弛為張區

區幸際周旋從而鼓譟耳至於感劬勞食淡泊亦聊以
盡吾情耳游刃之褒表微之頌一言已過多貺何居且
託誼婉辭若誨之以逃名實受之以衒者不先不後如
自欺何平生知己忍使仲連笑人寂寂哉龍門十二策
政與民隱昭如日星宣室前席十九可行其受賜賢于
遺鯉多矣果貺拜登餘悲錦返

吾汶藳卷二

吾汶藁卷三

宋 王炎午 撰

序

送右衛教授劉一青北上

里選廢而士不得不遊封建改而遊不得不息蓋人才與世道升降尚矣漢唐踵秦制設守令官滿且去何以遊士為哉然漢有侯王唐有藩鎮士尤得以自託枚皐在吳相如遊梁石洪赴河陽董生適燕趙是以韓退之

尤以為古之士之齊不可則之宋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舍是則無所往嗟乎此退之未得與科盛時苟未得志尤欲依附以自達况乎無科舉無侯國無藩鎮時耶吾劉兄一清鄉先生誠翁諸孫及與益國周公文節楊公遊著虞初子花史等書以該洽稱一清少與余周旋詩文未出而善與人交念跼蹐環堵不自拔謁武昌省取儒職既六七歲復覲上國賴當路有力者推轂教授右衛衣青衫載天禄擁高馬大蓋歸故鄉以

為茲榮皆遊之力也士果不可徒守鄉里如此哉春序既仲別余復上京師念吾黨拘儒當科未復不能出門一步及科復則又徒欲守常途不肯决失得于場屋一清取功名於科舉未復之前可謂無所待而興者庸非豪傑者乎茲行遂拾穹爵教授何有哉

贈晏褾背

廬陵闤闠間裝理書畫者署其門曰表背往往裁飾其外之謂表輔襯其裏之謂背余謂表當作褾韻書褾裝

飾也漢藝文志則稱之為裝潢惜未有拈出者吾鄉晏氏子某業此以世略通文藝喜諷議人物一日求吾言以行四方余詰其巧拙敏鈍何如則曰余常患不巧不敏而亦有時拙且鈍係所遭耳問之故則曰余之藝理新易緝舊難於緝舊之間綴理經籍則巧敏于富貴之門而拙鈍于寒畯之屋至裝飾圖畫則反是余笑而問之曰手一也經籍圖畫一也手在我而巧拙敏鈍係於彼何居則謂余曰富貴家經籍爾貝紙而絲縫縣匣而絲

滌新若未觸惟糊力敗爾故巧而敏其圖畫則朝宴夜飲有張無弛暑風梅溽腐潰龜裂難於緝舊故拙而鈍彼寒畯之家其文集則朝吟夜誦方冊成真其圖畫則客少草窓曠歲不設故巧拙遲速不可强也余聞其言召子姪而誡之曰自今後使晏氏子理吾事當使經籍拙鈍而圖畫巧速則免矣遂書贈之具志齋壁

記

修吉安府廳

吉為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政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燕集之所比也廢則建弊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敝壞當修於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于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炎午辭不獲命則言於衆曰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以民不知而記所

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郡治得為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黄霸之為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弊而不修謂之泰撤而修之以為民擾謂之甚霸之為政惟去泰與甚此事立而民不擾所以為漢循良之最也公廨之弊謹畏者不敢修闒茸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其安作為巳計則往往因一梁一棟之壊而毁及一室毁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廨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

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修盡撤則吏弊而民勞衆曰然於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稱其言必有中蓋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公修閟宫修泮宫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為常事作則為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于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于閔子不戾于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

學道者歟且郡廪歲一修吏得為奸公罷之上徵經匣必展轉逮下户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切檄下擾州縣公首禁之驛馬户苦點差祗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檄委公更馬户之貧乏者籍公得竒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巳上皆其初政之可稱者余故併記

重修安福縣學

皇元一天下之十六年張公信之為安福縣丞始至謁先聖廟請于邑宰某曰某聞化民成俗必由學黌舍弗

修士教養無所民何觀焉宰曰諾乃相與請于郡曰學不可不修也顧邑計不足奈何咸曰吾輩捐俸以倡邑士之有力者孰不勸乃經始于大德某年某月某日禮殿中嚴從祀旁列繪事一新睟容悅懌以至講有堂學有齋房舍庭廡廩既咸新矣則又曰學成不可無記乃屬應梅俾記應梅辭于公曰紹興壬戌之重修是學也應梅之從祖直敷文閣瀘溪先生嘗為之記其于先王建學之意與學士為學之方者至矣應梅則何敢僭辭

不獲敬復于公曰應梅嘗為成均生成均曰大學所以教天下之人也今是學曰縣學所以教一縣之人非止為養于是學之中者設也養于是學之中者禮義明而德業修俾一縣之人有所觀感而化焉則縣學是也子游為武城宰夫子過焉聞絃歌之聲喜之而有牛刀割雞之語子游誦昔者所聞于夫子者以對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當是時武城養士之學未必尚存絃歌者邑人之絃歌也子游以道為教君子小人皆

知向學能使闤闠之間藹然絃歌之聲如衢謡如壤歌此非號令約束所能致也其君子人人有愛人之心其小人皆尊君親上而易使豈復有乖爭陵犯之事哉是武城未必有學而一邑皆學也今縣有學宫聚一縣之俊秀而教之學有泮池泓澄瑩澈秀峰前列士之來遊其間也一入門而俗氣自消其自今以聖人之言自律以天地父母之身自愛以孝弟忠信為必當行以奪攘誇訐為必可恥則一邑之民翕然化之皆為君子之歸

是一邑之人皆教養于學者也學之化豈不甚大也哉于是公起而言曰君言美矣足以繼敷文公不愧是縣以瀘溪節義重是學以瀘溪記重瀘溪復有諸孫如君焉請書之為重修安福縣學後記

處靜堂記為萬戸劉作

凡人事物理之動者不能無靜善處之則吉而凶悔吝不生矣昆蟲鳥獸之微無非動者然獸晝而隱烏不夜鳴蟲伏冬而蟄雖天所賦然天豈能一一而為之耶其

自處則有道矣惟人則不然聖人主静賢人處静不肖者安動而厭静故國不處静則垂拱無為轉而為土木征伐矣政不處静則清淨畫一變而為法律坑焚矣彼異端以寂滅為静雖戾于道而面壁觀白亦其處之有方也雖然本乎静者易守反乎静者難安鶡之鷇馬之駒休于巢伏于櫪則安矣既翔千仞走千里乃籠之縶之其有不頓足而奮翼者乎故以人事言之安貧賤者本乎静也由富貴而貧賤反乎動者也反乎動而以本

乎静之意處之焉往而不利哉故角巾歸第閉門謝客種瓜逃名縱酒自汙穴垣通飲饌絶口不及時事者反乎静而善處者若夫歌南山而嗚嗚從罵坐之擾擾者其賈禍豈有他哉徒以言骪髏交游俠而未明乎處静之道耳吉州路守城萬户劉公伯泉燕山人自攻取襄樊親冒矢石偉姿長幹騎射無倫諸盜竊發久不下者省檄必命公平定多單騎俘縶同時奏功十不一二者受上爵而公得萬户既又以例歸其爵于兄子當道雖

薦其賞不償功未報則築室于甘棠之陰而退休焉既落成徵名于余余惟公退而未忘忠也息而未忘定也于是請扁曰處靜公曰吾軍伍耳豈樂靜耶昔者虎符壓吾腹而今枵然貔貅服吾役而今帖然黄金散復聚而今蕭然昔者斬伐生死在指顧而今無一鞭一叱之權兹非靜耶所不免者當路官僚往來爾汝烹羊釃酒談近事説平生間以擊射相娱悦兹易動耶余曰正坐此耳軍動類也軍帥馳騁者也然解組投閒雖他官尤

當以靜為事況軍帥乎公壯士也酒酣氣張下視長官
若呼友狎僚屬同小兒能無爭乎手弓抹羽豈釋兵權
者事乎談近事能不譏得失說生平能不論功賞乎小
人巧于搆怨摘虚談夢者多矣矧有所藉口乎于是舉
古今處靜之幾微得喪陳于公其自今折弓矢謝車馬
忘勲伐息論議日以處靜為事蒔花種竹品石彈碁脩
然隱士之風則雖古名將將有愧于公矣于是公喜命
書其辭于壁

張縣尉舊祠堂記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永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且革誡其子聖翁曰吾祖考祠于是者暫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菴永奉舊祠聖翁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菴之義求余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官師一廟官師古之中下士也下士今之縣長丞尉當

之衡陽尉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時也禮索祭于祊不
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求諸遠者與說者曰索求
也祊廟門也亦曰待賔客處也彼室也此堂也遠者無
定所也堂之與廟門相去跬步者也聖人制禮猶慮神
無定在使祝求諸室求諸堂求諸廟門外求諸賔客之
處復求諸遠葢虛無想像庶幾萬一之遇今張氏望故
家百里外祖考生于彼沒于彼墳墓于彼而保其神靈
必來此乎先人臨别之音他事且不敢負矧蒸祠重事

忍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歟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立原廟原重也且廟于所嘗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于洛邑魯建公别廟于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朱文公以洛邑祀文武為得禮之意漢明帝遺詔無起廟孝章以後世世藏主于世祖廟至積多無别唐宋禮令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王珪以

祭寢被効下至豪門富室貯聲妓藏貨賄列棟列甍猶以爲隘誰能爲先人專掃一室者此禮之變而爲薄者也禮以義起覾過知仁過而薄行道之人猶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葬其骨嬴博而魂延陵也温序死節光武命葬洛夢于其子曰久客思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未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祠者季札之望也首丘而

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勵薄俗而顧有以議其禮與非禮哉後之繼者之于祠祭為何如也其世世守之勿替祀行于家祠歲時拜掃請菴以祭聖翁字某歷儒選將仕矣他時復其家聲易祠而廟未可知也而余因是重有感矣余四十年前太學諸生也亦守墳墓而老且死者于衡陽公有異世同舍之好而公又南渡後之臣子也丘塚既無恙而新祠舊祠入奉出祭如此彼晉宋穹陵新廟之寄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

東都汴水之舊者哉余因是重有感矣

彭母湯氏復明事

嗚呼古今豈有七袠老母喪明一十二年不醫不藥而雙瞳炯然復如嬰兒者哉當有其故矣此余于斯母存亡之際為之慨然也友人彭逢達字元覲授徒吾里常悵悃如有所失旦夕以却酒肉告神明為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挾策四方皆母廢目中所為者今且十二

季矣不特妻子輩僅以音聲養而不肖子年長貌改且不及睹記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斷余亦惟寛譬之耳一日來告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衂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每為余有母喜且每為吾母失明惜敢不以告某曰盛彦蠐螬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目為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于神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于肝氣而養于腎水今以七衰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

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暫何不急歸使母識子且會家人輩日奉歡娛不幸吾言驗則兒婦諸孫盡在母目中矣遂取果餌納之袖而急歸達踉蹡走久而來繼此余見達必問久無他乃止于是又四年而達永感矣嗚呼使斯母遂瞽以沒雖百歲可憾使臨終僅一明目與骨肉别猶當以為難況四年乎常證之醫率皆不信知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覆求之而後知夫人之賢與達之孝固有以臻此而天人應感之際至矣

字說

戴石玉字說

安成文獻稱闕南戴而石玉其後出之秀者余知之久而未達其字義玉則玉矣石何名耶一日攜字為說示余而徵余言及讀之則卞和說也詭隨求異皆害道願從石玉商之夫玉也而謂之石玉何傷也卞和之刖卞和之怨也非玉也玉而怨則非玉矣君子比德于玉而著怨于其字非德也楚子玉衛伯玉不及石鄭子石晉

伯石不及玉葢玉猶是也石猶非也玉猶美也石猶惡也儻字于是非不曰公是則曰去非字于美惡不曰子美則曰鎮惡寧有字是非字美惡者矧卞和本文先玉于石而君字反是無已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經語也石先玉也有造就之託焉君之字在是矣天壤間堅勁之物銛鑿之則陷剗劀之則銷惟玉也不受銛剗而聽命于石彼攻玉之石至微而至剛舍玉亦無所售其才葢石之堅也燥玉之堅也潤以潤從燥有謙受益之義

天豈無意于玉耶無石則無玉矣抑石玉名不異字古之道也一稱名一聞字不忘石焉進進可量哉雖然玉成于石而不能為石以攻玉也今石玉樂英才所至有就則且為他山之石矣祝之曰琢之磨之玉汝于成孰為玉工師友父兄他山之石今則在我彼璞之棄我責之墮為瑚為璉如圭如璋山澤之潤邦家之光玉不自毀人或喪寶聞字稱名不離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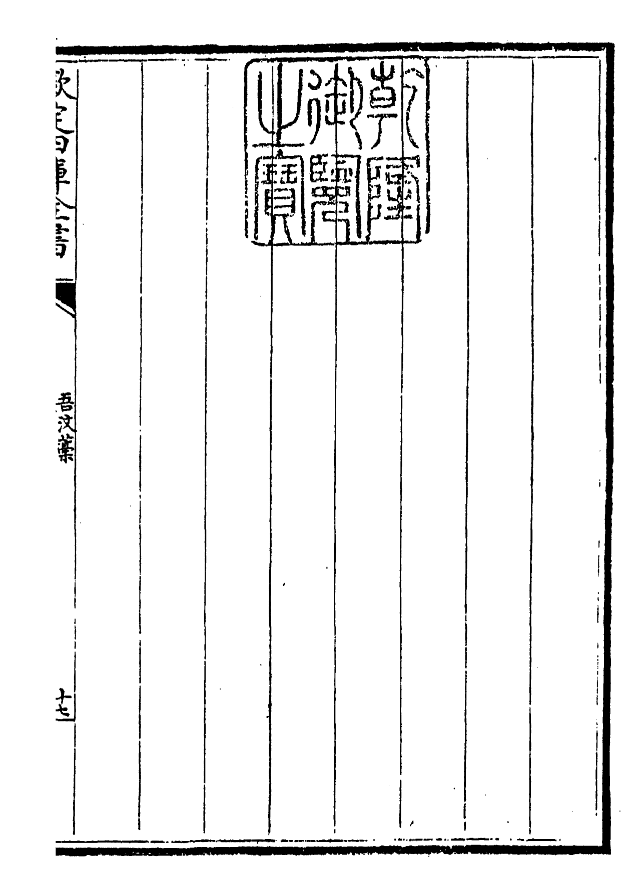
戴正傳齋號說

友人戴君正傳清才苦學士林推之一日過余曰名與字行尚矣世降風靡學者不謹其學行而惟稱號是務上之為霄壤雲月下之為河海山溪高之為崆峒崑崙清之為梅蘭泉石張大矜詑怪怪奇奇强之以為號或摘抉其字中之一字號曰某齋某軒某山某溪稱其字則若輕已而加慫稱其號則若尊已而樂聞余薄之故余名外無字而友朋徇俗不名字我而正齋我正軒我能言者又正心我傳心我每簡箋之交貽會聚之相呼

嵬眼而傾耳若潁水之百東坡心切惡之余雖不能使人之必名字我又不能使號我者之不二顧量我可堪而賜之號大書扁以貽之使百東坡之復于一其敢不德余應之曰余得君之號矣未必能從也正傳曰唯謹遂上正傳之號曰正傳而為之說曰名字之義不可以不謹以所知者推之上古有名中古有字末世或以號行耳夫人之有名與字皆貴乎善善則相與樂之不善則相與正之也以一人名字號三非同居至密而習其

名者或昧其字若號者亦然設有稱其人之名而譽其
善則習其字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人之字而貶
其惡則習其名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號者亦然
善而莫余樂也不善而莫余正也此非宗族親友罪也
多立名號之效也稱夫子名子貢為之憒疾仲由弟子
也執輿之對遂名夫子何耶豈不以為孔子之名行天
下而字則魯衛之君臣習之故公孫䋣溺亦曰魯孔丘
之徒與是皆知魯有仲尼也向使由也以仲尼對則沮

溺不知其誰何問津或可得而避世之議不可聞矣雖其言之不中道而以所不知誰何之字對之失之豈不惜哉司敗之問聖人喜聞其過而楚狂之歌聖人欲與之言又至丈人之反見蓍簪之哭傷虎之哀聖人察民風求人言蓋汲汲也仲由從遊尚矣獨不以聖人之心為心耶此名號之大驗也余大書正傳以遺君第高扁之則不惟自此無擬號而正傳宗族親友之助日益多矣


乾隆御覽之寶

吾汶藁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吾汶藁卷四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謄録監生臣何濡霖

吾汶藁卷四　　　　宋　王炎午　撰

祭文

生祭文丞相

丞相見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感愴共賦嗟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

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寄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召進狂言有曰願明公復毁家産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齟齬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

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奬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于國恩為已負于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謄録數十本自贛至洪于驛途水鋪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鳯黄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

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某年某月某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

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扞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顔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所媿所欠惟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去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于厠舍之後投筑于目矐之餘于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

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末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不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所為且思刎剄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

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為李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馬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刀于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

鋸卿可盡吾命麟于是哀泣進刃于帝而亦自刎令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于勢死于人以怒罵為烈死于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偶然

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
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
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
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
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德然建共暫處倨坐
苟安舊主正坐于危疑羈臣尤事于骯髒聲氣所逼猜
嫌必生豈無李昪之謀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
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

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没退而國亡生既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緋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默于後啓手啓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廵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之父母邦乎趙太祖憐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

汝歸蜀㬌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急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為北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廏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馬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為一傳矣

舊主得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拘囚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較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

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
三千年間人不再見事謬身執義當勇决祭公速公童
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乗氣
輕命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
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
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没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
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工不化今夕何夕斗轉
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予嘗讀王梅邊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直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月星辰相永久偉哉言也使當時非母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之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連掛名于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耶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足以不朽也恨生晚無由親炙故再拜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覩先生風神者亦

足以感發而興起云失名氏

祭御史蕭方厓

年月日奉使御史方厓先生蕭公之柩返於故里姻契生王炎午感鮑叔之前知傷嚴武之歸櫬謹敘哀悃哭奠清觴嗚呼公喪來歸余政哭母亟令兒曹迎酹江滸蒼生之慟鄉國之悲倉惶而言未及吾私余昔與公知心遽面豈其繡衣乃始攀援何見何聞抵掌平生公謂剛腸堪與事君余言豺狼橫此道路器利兵精强可使

仆余搏而怒余讓暗鳴公言此意萬夫一夫小山之招
文學之薦得于不求敢復偃蹇奈何疇昔何菑不歸父
死未訣生兒何為幸有母存年將九袠勢難久長恐蹈
前失千鍾美祿一日盡歡以彼易此非心所安慄懼家
變公亦流涕知我生我寧於公二親沒于家公亦留外
亟止余言曰聽子志一語感激不纊而溫豈必提攜而
後為恩海運南漕人避驄馬取次澄清霖雨天下何以
報公聞喜則舞何以相公閭里疾苦過家上塚當道堂

堂亦擬東歸效其短長鸞聞抱疾九折不挫狐兔驚疑
鷹隼折墮挈榼隨後表墓生前大人之事兒女之憐誰
將不死公死傷早曹蜍而壽公瑾而殀世憎抗直事喜
反覆得全而歸亦或其福昔人有言不將則使皇華折
衝臺閣生氣男兒成名余纇有泚余生不生公死不死
庭有佳兒隣有姻婭扶持之計天巧纒綿哭公之次余
更歔欷政身前是毛檄今非滄海可竭黄金可土知巳
云亡千載誰主骨則可朽志則難平豈不泣鬼排雲上

征不風而霆則霜以冰裨補元氣廓然太清蒼蒼者天明明者月何世何年復見此傑

葬祭蕭方厓

嗚呼余昔有感于弔公之喪者矣况遠日乎公之繡衣梅嶺也所過郡邑非所隷其縉紳大夫非素所識無不候道路詣門牆持杯酒為情周旋迎送惟恐或後亦猶行臺也大江以南無不然一不幸以喪來歸交游親戚門生故吏以至遠而深山長谷志士仁人見公之風裁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悲嗟號泣而至執紼以窆如巨卿者恨若不可為情而前之候道路詣門牆持杯酒迎送惟恐後者亦既有識之舊乃裹足無有至焉夫用情于非所隸非所識宜如之何而用吾情令而反是豈生死交情衆人皆古道而縉紳大夫皆翟公之客耶將死諸葛生仲達其勢自不得不遠乎抑子玉死莫予毒之為喜矧肯弔乎人心好惡之私于是必有分矣王祥之死弔者皆朝廷之賢雜賓無進者文伯之喪朋友諸臣無

出涕者而内人為失聲吾以二子之事觀之葢以信公之平生且以知送車之不必千兩矣雖然趙武子之風千載猶將興起彼素車白馬者誰謂竟無人耶事不可移天不可没此心未没尚兾有知

哭廬陵為蕭御史作

嗚呼廬陵俯仰百年丞相文山精忠貫日月而志無成大愽須溪文章昭河漢而時不用今御史方厓勁氣摧山岳而不得年以死吾未暇哭吾私而為吾蒼生痛未

暇為蒼生慟而為吾廬陵長太息嗚呼廬陵

祭楊同知母髙氏

嗚呼髙楊世家為蜀甲戴夫人三從朱幡皂蓋去之千載婦範姆儀眷言有子洒血成碑柳翣帑靈古道振起千乘送車四方觀禮蓼莪之感葭玉之依我亦人子其能不悲夫人旐前長孫旐後冷日空江行道回首焚黄植表行慰新阡不封而贈已矣何言

祭架閣楊秋山

嗚呼秋山我亦人子何用我存而使公死真元遺士漸無可悲紛紛年少悲亦無誰道衰俗降士或陷溺佞舌如飴罵吻生棘公持風裁視之若仇介而能通和而不流急義如貪範已如傲擇交如矜責善如躁清修縝密袞筆堂堂文山為書清修縝密斯人斯筆千載有光繡衣家聲綵棒初筮奸儔膽落當道羅致南州大隱涉歷清班載家而往攜影獨還庾梅誓隱蜀四遺老文山嘗言吾與陳清溪楊鱸堂劉其四人皆蜀人俱仕嶺南既臣附後書到嶺誓不復仕公不負梅三子則否退修初

服奇字雄文子厚之屈子厚之伸師道陵遲以術廢義欺其父兄交其子弟公嚴己分憂其無成及門高第雜遝縉紳余初識公聚散草草三年城西爾汝傾倒高談今古細覈經術聽雨良宵看花晴日重來問病亟往問安證危食少忍泪盤桓奸凶庸瑣朝病夕愈乃如之人一疾千古家有遺書庭有佳兒桐鄉之葬桐鄉之思力疾哭公亦自哭止嗷公不應視天如水

祭克齋劉校勘方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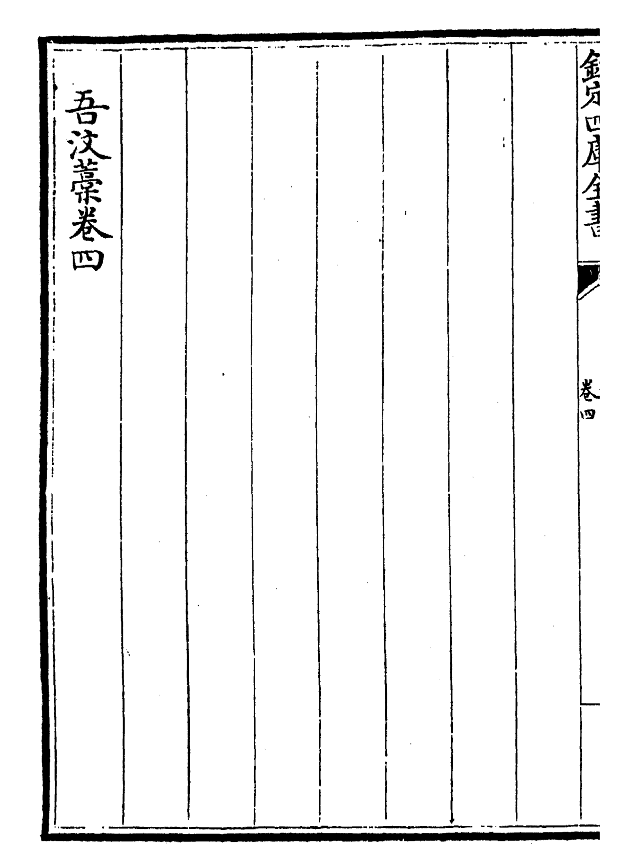
侯藩分裔（方伯為劉省元永州太守磐溪之孫出繼安成叢桂劉氏）秘屬起家公豈不仕青門種瓜黃鵠九秋老驥千里公豈無為遇坎乃止蓉城地迥桂院叢深公豈小隱城市囂塵微言解紛大語重鼎公豈避喧瓦釜方逞家之富澤鄉之儀型葛巾野服東晉遺民中年得子坐見成立色養正長天奪何亟小草長松初意謂何報公則少愧公則多所貴姻親歸往篤密託姻廿年會僅六七况所以會不訟則喪悔不良時為壽稱觴所貴姻親緩急相佐自慚庸實多

所遺墮頻年顛頓我愧慚慚非公不顧控愬無從崇子薄祜中道傷往累公哭女老淚慘愴尚期晚歲二老夙流何圖一疾浩不可留病質衰年哭公已矣哭公已矣行自哭矣

代劉氏憲祭內前宋察院歸附後儒學提舉曾東軒之女

嗚呼偕老百年賢妻是冀我實不德累汝中棄文獻之系貴富之家出吾望外勤力桑麻事上齊家必敬必戒盥匜必供節序必拜吾親念汝質弱病多投閒遺逸冀

汝安和撫汝念汝吾母更苦名為婦姑實則女母亦期孫嗣少慰莫懷我負神明屢喜隨乖庶幾今者誕彌不遠子未出腹身已不免風漲痰吼如吹如焚藥不及試訣不得言六年伉儷一旦今古兩家長上更屬悲楚棺衾既謹蓋殮斯停令兄賢姪會哭禮成餘香在帷殘咳在户卿不我聞嗚呼君或悟外姑外兄我事敢廢顧我棄我則不敢計埋葬歲晚弔祭生前始勤終怠猶有黄泉恐重親憂不哭而泣魂如有知夜枕皆濕



吾汶藳卷四